

胡也频小说精品

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



乐 齐 主编

中国现代名家
小说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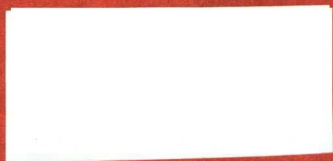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

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
胡也频小说精品



乐齐主编

18 421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也频小说精品/胡也频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1997

(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/乐齐主编)

ISBN 7 - 5059 - 2654 - 3

I. 胡… II. 胡… III. 小说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4904 号

书 名	胡也频小说精品—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
作 者	乐齐主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姜琳、沙雁
责任校对	沙 雁
责任印制	李寒江
排 版	北京华茵文化印务咨询公司
印 刷	北京市彩桥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368 千字
印 张	15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5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2654 - 3/I · 1982
定 价	2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编辑说明

本书是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之一种。精选胡也频的中篇小说2部，短篇小说33篇。所选作品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次。

胡也频（1903—1931），现代著名作家。福建福州人。二十年代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工作、读书，并进行文学活动。1930年参加“左联”并加入中国共产党；1931年2月被反动派杀害，是左联五烈士之一。他在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创作上，均有建树。其小说多反映旧中国的社会黑暗，农村的愚昧落后，农民的悲惨人生；描绘知识分子的爱情、苦闷与追求。早期小说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，牺牲前创作的《到莫斯科去》《光明在我们的前面》，充满革命热情，标志着其创作的新发展。

本书由文木、郁华担任特约编辑。

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编辑组

1996年6月

目 录

到莫斯科去	(1)
光明在我们的前面	(82)
械斗	(218)
中秋节	(226)
父亲	(233)
牧场上	(240)
珍珠耳坠子	(251)
家长	(257)
登高	(263)
猫	(274)
酒癡	(288)
初恋的自白	(297)
北风里	(303)
活珠子	(312)
小人儿	(322)
小小的旅途	(334)
毁灭	(341)
雪白的鸚鵡	(348)

一群朋友	(354)
傻子	(362)
坟	(373)
父亲和他的故事	(380)
子敏先生的功课	(389)
女巫	(396)
便宜货	(402)
一个村子	(405)
船上	(410)
黎蒂	(417)
爱的故事	(426)
四星期	(435)
名人的打猎	(441)
他和他的家	(449)
不能忘的影	(459)
牺牲	(465)
同居	(481)

到莫斯科去

电灯的光把房子充满着美丽的辉煌。那印着希腊图案的壁纸闪着金光和玫瑰的颜色。许多影子，人的和物件的，交错地掩映在这眩目的纸上，如同在一片灿烂的天边浮着一些薄云。香烟和雪茄烟的烟气不断地升起来，飘着，分散着。那放射着强度光芒的电灯，三条银色的练子一直从天花板上把它吊得高高的，宛如半个月球的样子。灯罩是白种人用机器造成的一种美术的磁器，那上面，淡淡的印着——不如说是素描着希拉西士与水中的仙女，是半裸体的在水池中露着七个女人和一个男人。在壁台上，放着一尊石刻的委娜司，和一只黑色古瓶上插着一些白色的花，好象这爱神要吻着这初开的花朵。壁炉上的火是不住地轰腾着，熊熊的火光，象极了初升的朝阳映在汹涌的海浪上。一幅伊卡洛士之死，便从这火光中现着伟大的翅膀，以及几个仙女对于伊卡洛士的爱惜。斜对着这一幅图画，是一个非常分明地，半身女人的影子，年青和美，这是一张素裳女士最近的相片，也就是她作为这一个生日的纪念品。这张相片，便是这一家宅成为热闹的缘故。许多人都为了她的生日才如此地

聚集着。这时的男客们和女客们，大家都喝过了酒，多少都带着点白兰地或意大利红酒的气味，而且为了这一个庆祝素裳女士的生日，大家都非常快乐地兴奋着。虽然是分开地，在有弹力的，绣着金钱的印度缎的沙发上，各人舒服地坐着，躺着，但彼此之间都发生着交谈和笑谑的关系，带着半醉态的自由的情感。这客厅里，自从许多人影在辉煌的灯光中摇晃着，是不曾间断地响着谈话和笑声，正如这空间也不断地流荡着几盆梅花的芬香一样。

这时的女客们中，许多人又重新赞美了女主人的相片，有的说光线好，有说姿态好，有的说象极了，有的又说还不如本人好看。于是蔡吟冰女士便承认照相是一种艺术，她向着她的朋友沈晓芝女士说：

“如果拍影机更进步，以后一定没有人学写生了。”

可是沈晓芝只答应了一句，便偏过脸去，听一些人谈论着柯伦泰夫人的三代恋爱问题。

夏克英女士正在大声的说：

“……性的完全解放……”

另一个女士便应和说：

“对了，只有女人才同情女人。”

有几个男客静悄悄的说：

“这是打倒我们的时候了。”

夏克英又继续的说，但她一眼看见女主人进来了，便站起来拉着她连声的问：

“素裳，你对于柯伦泰的三代恋爱觉得怎样？我非常想听你的意见。”

素裳把眼睛向这客厅里一看；徐大齐和许多政界党界要人正在高谈着政局的变化和党务的纠纷。那个任刚旅长显得英气勃勃的叙述他的光荣历史——第一次打败张作霖的国奉战争。

两三个教育界的中坚分子便互相交换着北大风潮的意见。什么人都很有精神地说笑着。只有叶平一个人孤孤独独的不说话，坐在壁炉边，弯着半身低垂着头，不自觉的把火铲打着炉中的煤块，好象他深思着什么，一点也不知道这周围是流荡着复杂的人声和浓郁的空气。于是她坐下来，一面回答说：

“我没有什么意见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.....”

夏克英接着问：

“你不想说么？”

素裳便笑着低声向她说：

“你还问做什么呢？你自己不是早就实行了么？也许你已经做过第四代的——所以柯伦泰的三代恋爱在你是不成问题了。”

夏克英便做了一个怪脸，把眼睛半闪了一下，又说：

“我没有力量反抗你这一个天才的嘴。但是，我问你的是问题上的意见，并不是个人——”

素裳只好说：

“谁愿意怎样就怎样。在恋爱和性交的观念上，就是一个人，也常常有变更的：最早是自己觉得是对的便做去好了。”

蔡吟冰和沈晓芝便非常同意了这几句话；夏克英也转过脸去，又和一些男人辩论去了。

素裳便站起来，向着壁炉走去，那桃花色的火光映着她身体，从黑色的绸衣上闪着紫色的光，她走到叶平的身边，说：

“怎么？你都不说话，想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没有想，”他仍然拿着火铲，一面抬起头来回答：“我只想着我的一个朋友快来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，大学时代的同学，我们从前是住在

一间房子里。我常常把他的衣服拿到当铺去。今夜十二点他就要来到了，来北平完全是来看我，因为他不久就要到欧洲去。”

“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个好朋友。一个好朋友多么不容易！现代的人是只讲着利害的。”

“对了。现在得一个好朋友恐怕比得一个情人还难。”叶平看了手表便接下说：“我现在就到东车站接他去。”于是他站了起来，向大家告别了。

素裳又坐在夏克英旁边，她带着感想地看着壁炉中的火。不久男客和女客都走了。徐大齐便打着呵欠地走过来，挽着她，一面告诉她，说他明天八点钟就得起来，因为市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。

二

伟大的火车站沉默着。吊在站顶上的电灯都非常黯淡了。每一个售票的小门都关得紧紧的。许多等着夜车的搭客——多半是乡下人之类——大家守着行李，寂寞寂寞的打着呵欠，有的挨在铺卷上半眯着眼睛，都现出一种非常疲倦的模样。搬夫们也各自躲开了，许多都躲到车站外的一家小面馆里推着牌九。停在车站门口的洋车是零零落落的，洋车夫都颤抖地蹲在车踏上，这是一些还等待着最后一趟火车的洋车夫。这车站里的景象真显得凄凉了。只有值班的站警还背着枪，现着怕冷的神气，很无聊地在车站里走着，而且走得非常的沉重，这也许恐怕他的脚要冻僵的缘故。此外，那夜里北风的叫声响了进来，这就是这车站里的一切了。

这时叶平从洋车上下来，走进了车站，一面擦着冰凉的鼻子，一面觉得两个小脚趾已经麻木了。他重新把大氅的领子包着脸颊，却并不感到獭皮领的暖和。他呵着手看着墙上的大钟，

那上面的短针已走到 12 和 1 之间，他以为火车已经来过了。但在“火车开到时间表”上，他看到了这一趟慢车是一点钟才到的，便慢步地在车站上徘徊起来。

不久，这车站的搬夫一个两个地进来了，接着有一个售票的小门也打开了，许多恹恹欲睡的搭客便忽然警觉起来，醒了瞌睡，大家争先的挤到了木栏边，于是火车头的汽笛也叫起来了。大家都向着站台走去，叶平也买了一张月台票跟在这人群里。

站台上更冷了。吹得会使人裂开皮肤的冷风，强有力的在空中咆哮着，时时横扫到站台上，还挟来了一些小沙子和积雪。许多人的脸都收藏到围巾，毡帽，大氅以及衣领里面。差不多每个人都微微地打颤着。

当开往天津的特别慢车开走之后，那另一辆特别慢车便乏力地开到了。从旧的、完全透风的车厢中，零零落落地走下了一些人。叶平的眼睛便紧紧的望着下车的人，他看见了他的朋友。

“哦……洵白！”于是他跑上去，握着手了。

“这么冷，”这是一个钢琴似的有弹力的声音：“我想你不必来接。”

但是叶平却只问他旅途上的事情：

“这一次风浪怎么样？晕船么？”

“还好，风浪并不大。”

他们亲热地说着话，走出车站，雇了一辆马车。

接着他们的谈话又开始了，这是一番非常真挚的话旧。叶平问了他的朋友在南方的生活情况，又问了他的工作，以及那一次广东共产党事变的情形。他的朋友完全告诉他，并且问了他的近况。

“和从前一样，”他微微地笑着回答：“不同的只是胡子多些

了。”

“还吸烟么？”

“有时吸。”

“当铺呢？”

“也常常发生点关系。”

于是他的朋友使用力的握一下他的手，并且带着无限友爱地说他的皮箱里还留着一张当票。这当票是已经满期到五年多了。然而这当票上却蕴蓄着赤裸裸的，纯洁而包含着一个故事的情谊。并且，在这时，这一张当票成为代表他们人生意义的一部分，也就是不能再得的纪念品了。当淘白说到这当票的时候，在他的脸上，从疲惫于旅途的脸上，隐隐地浮泛着最天真的表情。叶平便诧异地问：

“是那一张？”

“就是你硬要从我身上脱下来，只当了六元的皮袍。”

叶平不自禁地响起两声哈哈了。他想着不知为什么，他从前那么喜欢当当，甚至于把被单都送到当铺去。他觉得他的穷是使他进当铺的一个原因，然而到后来，简直连有钱的时候也想把衣服拿去当。他认为这习惯也许是一种遗传，因为他父亲的一生差不多和当铺都发生着关系的。他联想到他父亲没有力量使他受完大学的教育，而他能得到学士的学位完全是他的这一个朋友的帮助。然而淘白也并不是富商或阔人的子弟，他的帮助他，却是把一个人的普通费用分做两个人用的。那时，淘白之所以要到饭厅去吃饭，只因为吃饭之后还可以悄悄地把两块馒头带回来给他。他是如此地把愁人的学士年限念完的。这时他想到这一张当票上便拍着淘白的肩膀说：

“好象我从前很压迫你。”

他的朋友却自然地笑着回答：

“我只觉得我从前有点怕你。”

于是这两个朋友又谈到别后的种种生活上。

叶平问他：

“我一听说，或者看见什么地方抓了共产党，我就非常替你担心。你遇过危险么？”

可是淘白的嘴角上却浮着毫不在乎的微笑，说：

“我自己倒不觉得，也许是天天都在危险中的缘故。”

叶平想了一想，带着一种倾心和赞叹的神气说：

“你们的精神真可佩服。”

“不过牺牲的真多。”

“这是必然的。”

“我们的朋友也死得不少。张萃我，凌明，还有杨一之，他们都牺牲了。还有，从前和我们住在一个寝室的翟少强，听说是在牢里的，也许这时已经枪毙了。”

叶平沉了声音说：

“真惨呵！”

然而淘白却改正的回了他一句：

“牺牲本不算什么。”

叶平于是接着说：

“无论如何——的确是——无论如何，在第三者的眼中，这种牺牲总是太怕人了。虽然我不了解马克思——不，我可以说简直没有读过他的书，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已经到根本动摇的时代了，应该有一种思想把它变一个新局面。”

淘白微笑地听，一面问：

“你现在看不看社会科学的书？”

“有时看一点，不过并不是系统的。”

“你最近还作诗么？”

“不作了，诗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。”

“那末作些什么呢？你的来信总不说到这些。”

“编讲义，上课，拿薪水——就作这些事。”

“你的性格真的还没有改。”

“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么，我仍然是从前的我，所不同的只是多长几根胡子罢了。”

他的朋友注意地看了他的脸，便笑着说：

“你把胡子留起来倒不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更尊严一点。”

“不过，一留起胡子便不能讲恋爱了，中国的女人是只喜欢小白脸的。”

他的朋友笑着而且带点滑稽的问：

“你不是反对恋爱的么？”

“我并不想恋爱——对于恋爱我还是坚持我从前的主张：恋爱多麻烦！尤其是结果是生儿子，更没有趣味！”说了便问他的朋友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没有想到，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。”

“你们同志中，我想恋爱的观念是更其解放的。”

“在理论方面是不错的。然而在实际上，为了受整个社会限制的关系，谁也不能是最理想的。”

“我觉得男女都是独身好——因为独身比同居自由得多。”

但他的朋友不继续谈恋爱问题，只问他编讲义和上课之后还作些什么事，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地一个人跑到陶然亭去，或者公主坟。

“都不去。”

“未必一个人老呆在屋子里？”

“没有事的时候，”这是带着深思的笑意说：“我常常到西城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到一个朋友那里闲谈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叶平便愉快地笑着告诉他，说他在三个月以前，在人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个奇迹——一个小说中的人物，一个戏剧中的主人公，就是在现代新妇女中的一个特色女人。她完全是一个未来新女性的典型。她的性格充满着生命的力。她的情感非常热烈，但又十分细致。她的聪明是惊人的，却不表现在过分的动作上。她有一种使人看见她便不想就和她分离的力量。她给人的刺激是美感的。她对于各方面的思想都有相当的认识。她很喜欢文学，她并且对于艺术也很了解。她常常批评法国人的文学太轻浮了，不如德国的沉毅和俄国的有力。可惜她只懂得英文。她常常说她如果能直接看俄文的书，她必定更喜欢俄国的作品。她有一句极其有趣的比喻：人应该把未来主义当作父亲，和文学亲嘴。她的确非常懂得做人而且非常懂得生活的。如果看见她，听了她的谈话——只管所谈的是一件顶琐碎顶不重要的事，而不想到她是一个不凡的女人是没有的。她能够使初见面的人不知为什么缘故就和她非常了解了。

他的朋友忽然开玩笑的样子打断他的话：

“那末你的恋爱观念要动摇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他郑重的说：“她给我的印象完全不是女人的印象。我只觉得她是一种典型。我除了表示惊讶的敬意之外没有别的。我并且——”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他不愿意任何人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爱人，所以他对于她的丈夫——帝国大学的法律博士，目下党国的要人，市政府的重要角色——就是那个曾称呼他“拜伦”的徐大齐先生表示了反感。

他攻讦的说：“他不配了解她，因为他从前只知道‘根据法律第几条’，现在也不过多懂了一点‘三民主义’，他在会场中念‘遗嘱’是特别大声的。”

他的朋友带点笑意地听着他说，在心里却觉得他未免太崇拜这个女人了。

这时马车已穿过了一道厚厚的红墙，并且拐了弯，从一道石桥转到河沿上，一直顺着一排光着枝的柳树跑去。许多黑影和小小黯澹的街灯从车篷边晃着过去，有时北风带着残雪打到车篷上发响，并且特别明亮的一个桃形的电灯也浮鸥似的一闪就往后去了。叶平便忙伸出头来去向车夫说：

“到了。那里——”

车夫便立刻收紧了缰带，马车便退走了两步，在一个朱红漆大门口，在一盏印着“大明公寓”的电灯下，停住了。

他拉着他的朋友一直往里去。

“这公寓很阔。”

“并且，”他微笑着回答：“我的房间比从前的寝室也‘贵族’多了。”

三

一清早，徐大齐先生到市政府开会议去了，到十二点半钟还不曾回来，素裳女士便一人吃了午饭。在餐桌边，她不自觉的又觉得寂寞起来。她觉得在一间如此高大的餐厅里，在如此多样的菜肴前，只一个人吃着饭真是太孤单而且太贵族了。于是她的那一种近来才有的感想便接着发生了。近来，在餐桌边的寂寞中，她常常感觉得吃饭真是一件讨厌的事。真的，如果人不必吃饭那是怎样地快乐。她认为既然人必需吃饭，那末便应该有点趣味，至少不变成日常的苦恼功课。如果人只是为肚子需要东西才吃饭，这实在太无味，太苦，太机械了。她常常觉得自己的吃饭，几几乎和壁炉中添上煤块的意义没有两样的。因此她近来减食了，她一拿上筷子就有点厌烦。她差不多一眼

也不看那桌上排满的各样菜，只是赶忙地扒了半碗饭就走开了。甚至于因为这样的吃饭竟使她感着长久的不快活，所以她离开了餐桌之后还在想：

“多末腻人呵，那每餐必备的红烧蹄膀！”

这时候她是斜身地躺在她的床上，手腕压着两个鸭绒枕头，眼睛发呆地看着杏黄色的墙上，因了吃饭的缘故而联想了许多事情。她开始很理性地分析她对于吃饭生着反感的缘因，然而这分析的结果却使她有点伤感了。她觉得徐大齐离开她的辰光实在太多了。他常常从早上出去一直到半夜才回来的，而且一回来就躺在床上打鼾。他真的有这样多的公务？他不应该为她的寂寞而拒绝一些应酬？他总是一天到晚的忙。真的，他想念着她的辰光简直少极了，他差不多把整个的心思和时间都耗费在他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上。他居然在生活中把她的爱情看做不怎么重要了。……但是她又想着如果她不是住在这阔气的洋楼中，如果她是服务于社会的事业上，如果她的时间是支配在工作中，她一定不会感到这种寂寞，和发生了这种种浅薄的感想。于是她微微叹息的想着：

“我应该有一点工作，无论什么工作都行。”

然而她一想妇女在这社会中的生活地位，便不得不承认几乎是全部的女人还靠着男人而度过了一生的。并且就是在托福于“三民主义”的革命成功中，所谓妇女运动得了优越的结果，也不过在许多官僚中添上女官僚罢了。或者在男同志中选上一个很好的丈夫便放弃了工作的。似乎女人全不想这社会的各种责任是也应该负在自己的肩上，至少不要由男人的领导而干着妇女运动的。然而中国的女人不仍然遗传着根性的懦弱，虚荣，懒惰么？女人在社会失去各种生活的地位，从女人自己来看，是应该自己负责的。因此她自己想：“除了当教员……”想着她又觉得这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躲避的职业。于是她想她在这社会